

蘇曼殊論

飯塚郎著
顧鳳城譯

從清朝的末期到民國初年，性格最弱的作家，蘇曼殊可說已經盡之了。現在根據重訂蘇曼殊年表（一九三一年六月柳亞子，那恐是最穩當的，知道蘇氏是在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至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之間的人物。而在他短短的生涯之中，友人們在現在雖然還有活着的，但是他的血統不能明白，他在那一年死也成爲問題，這完全是蘇曼殊複雜的境遇之故。

所謂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在這個簡單的混血兒說之後，蘇曼殊完全是日本人，即所謂河合三郎的日本人說，在日本人中間也有很大的興味。然而第二次的混血兒說，由於曼殊的父親蘇傑生的第二妾大陳氏在當時所親眼目觀，柳亞子在曼殊的從弟蘇維驥那裏所聽到的，有曼殊是日本人的下女若所生的說法，蘇傑生對於下女所生的兒子這件事情嚴守祕密，若出奔後就把曼殊付託于第一妾河合仙氏。大體現在，蘇曼殊的血統論歸着於這一點。對於曼殊的研究有過很大的貢獻的柳亞子，在他的信中說起，先時或者爲了身體不好，或者爲了其他的事情而中斷研究，假如以後不再研究，那麼也許永遠停留在這裏也未可知。根據年表，家族和朋友是相當的多，想來現在還在世的也很多，可是曼

殊的血統到底是不錯嗎？一生出了曼殊就出奔出去的若，當時僅有十九歲，假如長命的話，那麼現在也許還活在那裏吧。

在橫濱過了這樣數奇的生命蘇曼殊，六歲時到了廣東的瀝溪，由此入於種種的流浪生涯。而且曼殊知道父親臨終也不回去。中日間的常常來往，並及暹羅，錫蘭，爪哇等地，以歐洲旅行爲志願而過着燕子般的生活。自己取筆名爲燕子，龍，在他的遺作出版時，題名爲燕子山僧集，燕子遺詩等，總是附以燕子的名稱，可以顯出他的流浪生活之一端。他的自敘小說題名爲「斷鴻零雁記」，也同樣的以渡鳥之雁，代表這種生涯。

背負着這樣悲慘的運命，抱着他所謂「難言之痛」而迷惑的曼殊，有時也以極端擾亂的中國的背景，在他的心中燃起思想的狂飆，那也是當然的吧。然而終于僅停止在內部的燃燒者，乃由於他的身世的性格薄弱所致。或者生來就是這樣也來可知，可是將其萎縮下去者，由於後天的痛苦之處，想來有很大的關係。關於他的血統，甚至於他自身也沒有明確的認識，爲了肯定這種迷惑，他作了「潮音跋」。然而根據「潮音跋」，作爲日本的舊族子弟，在中國混亂之中生下來的自己，曼殊也很茫然吧。

一九〇三年，曼殊二十歲時，即在國民日日報寫慘世界，女傑郭耳縵當時，他十分禮贊無政府主義，可是結果不能澈底者，也由於他的性格薄弱所致。一九〇四年，想謀刺康有為，他的熱血，要灑向何處去呢？儕身于革命黨員之間，立在實際運動的上空，談談風花雪月，結果，他的親友陳獨秀也離他而去了。克爾曼女士的思想，在曼殊的心中完全消去了，在「嶺海出光錄」之中的明末忠臣烈女的遺事，「婆羅海濱遯跡記」的印度人亡國後的呻吟聲，南洋話的苛刻中國人的話，一切，不過是寄以一片同情而已。

蘇曼殊的文學，大抵是漂流之所表，又不免傾向於消極文學，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低調的文學。僅僅祇有二三篇翻譯文學，爲陳子展等所取，然而他的哀傷的心理，雖然是低調，但尙殘存着不滅的情火。他的文學，實在好像在有聲電影發生以前的優美的無聲電影。是在白話文以前的優美的一種秀峯亦未可知。

和啄本同樣，蘇曼殊的小說也是不行的。無甯說是在詩之中遺有佳作。因爲他的感情很強，最適合於詩的形態之故。沉溺在自己的感情之中，詩是可以解救的。在小說的分野上，因爲由於他的境遇，所以是失敗的。

曼殊文學之愛好者陳學昭女士的文章，和對於胡適之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中不加上曼殊的名字而表示憤慨的葛克信之存在，都不是立足於現實社會而不外是曼殊的「生的門太兒」的禮贊。在日本平安時代的後期，於千載集的西新法師之歌放出異彩的一樣，當時中國的詩，在極端地模倣古人之中，容易失去個性的時候，曼殊可以脫出這種危險，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一九一八年陽歷五月二日，蘇曼殊在上海金神父路廣慈醫院，終於結束了他奇癲之極的三十五歲的生涯。因爲宿疾的胃腸病，他平常用了漸進的自殺手段而暴飲暴食，陳獨秀也曾這樣說。在他臨終當時，文學革命已漸次建設起來了。他夭折了，是一個未完成的作家也未可知。然而他對於白話文學到底怎樣是頗成疑問的。結果，他葬在愛好的西湖之畔，這不是看着中國文學的前途而低吟徘徊的人嗎？

我們對於他生的背景，是文學革命以前的過渡期狀態，不可不特別注意。中國文學，在新時代覺醒的時代之一區劃，存在於那邊呢？那種源流，在吳沃堯，林紓，嚴復，黃遠庸等的活躍的時代，希望更加以再度的認識。